



談 文 人

洪 爲 法

永祥印書館刊



編主泉范
庫文識知年青
種一第 輯三第

談
文
人

洪爲法

刊館書印祥永

版初月四年六十三國民華中

有 所 權 版
印 翻 准 不

談 文 人

著 法 爲 洪

人 行 發
鎮 安 陳

者 行 發
館 書 印 祥 永

號〇八三路州福海上

者 刷 印

廠一第館書印祥永

號八三二路南西陝海上

編 主 泉 范 庫 文 識 知 年 青

集 一 共 輯 三 第
劇 元 談

文 學

文

人

洪爲法

經濟學教程三編

東方職

三

元

曲

究

科

學

吳滄

輯

藝

瑣

話

科學國防新知識

吳滄

劇

藝

瑣

話

近代物質文明

吳滄

出版文化

出版文化

出版文化

楊壽清

蘇聯的集體農場

沈子洋

中國出版界簡史

藝術

藝術

錢君匋

三民主義概觀

沈錦如

西洋近代美術史

藝術

藝術

錢君匋

蘇聯的集體農場

沈子洋

本書實價

元

小引

我把關於「談文人」這本小冊子編好以後，自己也曾問過自己：爲什麼寫成這若干篇文章呢？這答覆很簡單，我是喜歡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，可是却不甚喜歡讀已經出版的一些關於中國文學史的著作。因爲多不易引起我的興趣，同時對於每一個文人的評價，也多陳陳相因。這本小冊子裏所談到的文人固然不多，但我却有個奢望，想藉此引起中國文學史的作者們注意，使得中國文學史的敘述能趣味化，而對於過去每一個文人的評價，又願意改用新的方法去分析，且從多方面去認識，僅是舉其代表作品，並略敘其平生，似乎是不夠的。如是這種奢望能得到些微的滿足，或將再談談本書所未談到的文人，以盡從旁吶喊之責。

著者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於鎮江。

目次

一 談文人·····	(一)
二 關於抒寫對象和使用詞句之偏嗜·····	(二三)
三 談寫文章的敏捷和遲緩·····	(二)
四 司馬相如之化裝表演·····	(二六)
五 羔羊一般的曹子建·····	(三)
六 王維之好勝·····	(三九)
七 韓愈的矛盾和委瑣·····	(四六)
八 李賀之死·····	(五三)
九 王安石之執拗·····	(六九)

一〇	諧謔成性的蘇東坡·····	(七五)
一一	米元章做賊·····	(八五)
一二	秦少游的慕道與多情·····	(九一)
一三	表演戀愛悲劇的專家——陸放翁·····	(一〇〇)
一四	有洗灑狂的倪雲林·····	(一〇九)
一五	放浪形骸的唐伯虎·····	(一二八)
一六	可憐的汪容甫·····	(一三八)

一 談文人

一 關於文章九命

明人王元美在他著的藝苑卮言中曾說到文章九命：一曰貧困，二曰嫌忌，三曰玷缺，四曰偃蹇，五曰流竄，六曰刑辱，七曰天扎，八曰無終，九曰無後。王氏說：『循覽往匠，良少完終，爲之愴然以慨，肅然以恐。』他像不但悲憫前人還爲了自己的命運在慄慄危懼。其實人生都有缺陷，不一定做了文人才遇到窮困。張山來說得好：『余思文士鄙夫，凡遇不如意事，未嘗不同爲不平之鳴，顧沒字碑僅能宣之於口，而不能筆之於書，其稍稍識字者，則又以言之不文，行之不遠，世遂無得而稱焉。唯工於文者，形容盡致，甚且溢於其實，讀之者往往代爲扼腕而咨嗟歎惜之。』原來文人是工於描摹窮困，因此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便

以爲文人與窮人有如一體的兩面了。直到現在，還有人藉黃仲則的『百無一用是書生』詩句來發牢騷，無非這一套未唱完的老調。清人王丹麓又有更定文章九命：一通顯，二荐引，三純全，四寵遇，五安樂，六榮名，七壽考，八神仙，九昌後。這是針對王元美做了一篇翻案文章，看似爲文人揚眉吐氣，實是多此一舉。窮困通顯，原不一致，何必各執一面，強將文人的命運派定？做不做文人，原是他的自由，窮困通顯，也是他所自取。當事人悲苦或驕矜，我們固無權制止，旁觀者却又何必嘵嘵爭辯？在下略談文人，並不想向兩位姓王的辯難，祇是談談文人的美姿或醜態，聊作談助而已！卽以此算做本文的序言。

二 向父親自稱名士

能寫幾句文章，大約便可算做文人，行動再故意奇突一點，更可自稱名士。對人自稱名士，這不算奇，而向自己的父親也是如此，却有些出人意外。

『王稚欽少爲文，頃刻便就，多奇氣。然好狎游黏竿風鷗諸童子樂，又蹶不可馴。父母

扶扑之，輒呼曰：大人奈何輒虐海內名士耶？」

這是藝苑卮言上載的。向父親自居爲海內名士，在王稚欽自己看，或以爲以實道實，頗爲坦白，可是我們如閉目一想，一位海內名士，被人揪在地下捱打，祇能嘴裏喊着：「大人奈何輒虐海內各士耶？」其窮態如何幾乎要令人噴飯。倘使再有人從旁揶揄他：「海內名士至被父親虐待耶？」我們竟不能代他想一句適合海內名士身分的答話來。大約惟有更窘而已。

往日我常聽見人說，有人向陌生人或自己的學生自報履歷，盛稱自己是中國的文學家，總不能十分相信，以爲狂不至此，自見到王稚欽的行動後，才知道此人并不算狂，還是『小焉者也』，像王稚欽這樣，才夠得上說文人本色，名士風流。

三 「一一鶴聲飛上天」

全唐詩話上記着楊衡的一段故事極有趣：

『楊衡初隱廬山，有盜其文登第者。衡因詣闕亦登第。見其人，盛怒曰：『一鶴聲飛上天，在否？』答曰：此句知兄最惜，不敢偷。衡笑曰：猶可恕也！』

偷別人的文章原是醜事，被物主詰責，自然更覺難堪。所好答得幽默，竟能博得物主一笑，說一聽『猶可恕也』，於此知道『盜亦有道』的古話是不會錯的。而楊衡雖然文章失竊，祇要自己最愛惜的『一鶴聲飛上天』詩句未被偷去，像還未因此損及自己詩人的地位，於是也就網開一面，放賊一條生路。今天盜竊之風猶存，可惜一方面既無前人的幽默，另一方面又無前人的慷慨，結果自然會互相醜詆不已，筆墨變成刀槍，給觀衆們看看文壇的全武行了。

四 諛墓中人

代人家寫文章要報酬，在現今通稱稿費，在過去則多稱潤筆。自然，以名字論，潤筆是比稿費風雅得多了，不過風雅與否，還是字面上的推敲，按其實際，總不免時有背情之語。

如代活人做壽詩，死人做墓誌銘等等，斷無將活人和死人辱罵一陣之理，看錢的面上，祇有恭維幾句。我佩服劉又，他能毫不客氣的說出此中消息：

「劉又聞韓愈善接天下士，步行歸之。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，因持愈金數斤去，曰：此諛墓中人得耳，不若與劉君爲壽，愈不能止。」（李商隱：齊魯二生）

「諛墓中人」來混錢，以原道的韓愈也不免，可見金錢的魔力，又可見文人的架子是不易表裏如一的。至於「愈不能止」，更可見這些事不容公開，公開後不易自解，自然惟有啞子吃黃蓮，有苦放在肚裏而已。

五 文人相輕

文人相輕，自古有之，原是無足詫異，惟仔細考一下，也能略略看出古今文人之風尚。古人如李達，直來直往，有了就說。今人如孫行者，變化多端，出沒無常。譬如：

「崔信明嘗矜其文，謂遇李百藥，議者不許。揚州錄事參軍鄭世翼者亦驚倨，敢忼輕

忤物，遇信明江中，謂曰：聞公有楓落吳江冷，願見其餘信明欣然，多出衆篇，世翼覽未終，曰：所見不逮所聞。投諸水，引舟去。」（新唐書崔信明傳）

像鄭世翼其人，似乎過於驚倨。但是其態度還老實，在今日文壇上能如鄭世翼的又有幾人呢？躲在背後，化出名字來冷嘲熱罵，這是孫行者拔毫毛吹氣唸咒的辦法，不圖用於文人相輕之時，可謂每況愈下了。

六 碰的幸運

王定保摭言上說：『襄陽詩人孟浩然，開元中頗爲王右丞所知。句有「微雲淡河漢，疎雨滴梧桐」者，右丞吟咏之，常擊節不已，維待詔金鑾殿。一旦召之商較風雅，忽遇上幸維所，浩然錯謬伏牀下，維不敢隱，因之奏聞。上欣然曰：「朕素聞其人。」因得詔見。上曰：「卿將得詩來耶？」浩然奏曰：「臣偶不齋所業。」上卽命吟。浩然奉詔拜舞，念詩曰：「北闕休上書，南山歸臥廬；不才明主棄，多病故人疎。」上聞之憮然曰：「朕未曾棄人，自是卿不求

進，奈何反有此作？」因放歸南山，終身不仕。」（卷十一）全唐詩話上說：「李義府初遇，以李大亮劉洎之荐，太宗召令詠鳥。義府曰：「日裏鸞朝彩，琴中聞夜啼。上林如許樹，不借一枝棲！」帝曰：「與卿全樹，何止一枝。」」（卷一）李義府的『不借一枝棲』和孟浩然的『不才明主棄』如說是怨懟，都有怨懟的成分，如從另一方面看，又未嘗不可說都是搖尾乞憐的哀音。所不同的祇是一個遇見太宗，一個遇見玄宗，偏是玄宗的看法異於太宗，於是孟浩然便祇有自認晦氣，『放歸南山，終身不仕』了。

因人貴賤，本要隨人的喜怒，此無以名之，名之曰：『文人的命運』，乃宋人葛立方不解此中的因果關係，在韻語陽秋上說：『開元天寶之際，孟浩然詩名籍甚。一遊長安，王維傾蓋延譽，然官卒不顯，何哉，或謂維見其勝己，不肯荐於天子，故浩然別維詩云：「當路誰相假，知音世所希。」史載維私邀浩然於苑，而遇明皇云云，使維誠有荐賢之心，當於此時力荐其美，以解明皇之慍，乃爾嘿嘿，或者之論，蓋有所自也。厥後雖寵鳳林之墓，繪孟亭之像，何所補哉，』祇是責備王維的妒賢，其實他自己便是碰得來的幸運，又何能左右別人

碰的幸運？

本來靠着寫詩作文諂媚在上，以爲入仕或固寵之具，這和賭博一樣，就永無絕對的把握。須知無欲則剛，既滿懷着入仕或固寵的欲念，便惟有做個可憐虫，聽受別人簸弄，任憑別人喜怒。責人無用，責己最要。『一爲文人，便無足觀！』孟浩然對自己應該有此憤慨。

七 李太白之諂諛

李太白曾令高力士脫靴，這種睥睨權勢的精神，自足令人拍案稱快。然而太白畢竟不能忘情仕宦，所以有時也會露出諂諛的醜態來。試看開元天寶遺事卷下所說：

「明皇召諸學士宴於便殿。因酒酣，顧謂李白曰：『我朝與天后之朝何如？』白曰：『天后朝政出多門，國由姦幸。任人之道，如小兒市瓜，不擇香味，惟揀肥大者。我朝仕人，如陶沙取金，剖石採玉，皆得其精粹者。』明皇笑曰：『學士過有所飾！』」

「學士過有所飾，」這是明皇對於太白的冷嘲熱諷，在謙遜中給了太白一刺。在太

白當時，或不以爲難受，因爲原在詔諛，明皇一笑，其目的已達，有刺無刺，又何必管得。只是千餘載後的我們，讀到這段故事，倒替太白有些紅臉。難道這才是文人的本色，雖太白亦不可免嗎？

八 可畏可鄙的筆桿

開元天寶遺事上載着這麼一段故事：

『進士楊光遠惟多矯飾，不識忌諱。遊謁王公之門，干索權豪之族，未嘗自足，稍有不從，便多誹謗，常遭有勢者撻辱，略無改悔。時人多鄙之，皆云：「楊光遠慙顏厚如十重鐵甲也。」（卷上）

頂着進士頭銜，便可打秋風。所謂『稍有不從，便多誹謗』，除口頭之外，當更有筆下。我想如楊光遠在今日，必也是一位文學家。今日刊物極多，藉刊物上的地盤以誹謗『稍有不從』者的人自更輕而易舉。至於『常遭有勢者撻辱』，且可保證不會發生此事。因

爲如此行動，大可自高身價，儼然爲文壇重鎮，頂禮膜拜者大有人在，幫手既多，有勢者亦不便輕易下手，或且更會和他講盤子哩。情乎楊光遠早生千餘年，其人與骨，皆已朽矣！

寫至此，忽聯帶的憶及唐詩人崔涯的一段故事：

「崔涯者，吳楚之狂生也。與張祜齊名。每題一詩於倡肆，無不誦之於衢路。譽之則車馬繼來，毀之則盃盤失錯。嘲一妓曰：『雖得蘇方木，猶貪玳瑁皮；懷胎十個月，生下崑崙兒。』又曰：『布袍披襖火燒氈，紙補篋篋麻接絃；更着一雙皮屐子，紆梯紆榻出門前。』又嘲李端端曰：『黃昏不語不知行，鼻如烟肉耳似鐺，獨把象牙梳插髻，崑崙山上月初生。』端端得此詩，憂心如病。使院飲回，遙見二子躡屐而行，乃道傍再拜。戰惕曰：『端端祇候三郎六郎，伏望哀之。』又重贈一絕句粉飾之。於是大賈居豪，競臻其戶。或戲之曰：『家娘子纔出墨池，便登雲嶺，何期一日黑白不均？』紅樓以爲倡樂，無不畏其嘲謔也。』（雲溪友議卷中）

原來一爲文人，便可以筆桿爲武器，任意的誹謗人或嘲謔人以滿其私欲。在這裏，一

方面固令人畏懼，另一方面却令人鄙棄了。

九 投機與赧顏

東倒吃羊頭，西倒吃狗肉，本是世人之常態，在當事人未嘗不私幸自己的投機得法。可是一旦經人說破，總不免赧顏。古人嘗說：『文人無行，』雖然文人不必盡是如此，而無行的文人，投機却是他們的法寶之一，這裏有段似乎幽默的故事：

『毛澤民受知曾文肅，擢真館閣。文肅南遷，坐黨與得罪，流落久之。蔡元度鎮潤州，與澤民俱臨川王氏壻，澤民傾心事之惟謹。一日家集，觀池中鷺鷥。元度席上賦詩，末句云：「莫學飢鷹飽便飛。」澤民卽席和以呈元度曰：「貪戀恩波未肯飛。」元度夫人笑曰：「豈非適從曾相公池中飛過來者耶？」澤民慚，不能舉首。」（王明清揮麈後錄卷七）

這位蔡元度夫人說話自然刻薄一點，而在毛澤民却又非此等話不能使他慚愧到『不能舉首。』